

## 金冲及:为伟人立传

11月14日,著名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专家金冲及因病医治无效于北京逝世,享年94岁。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历史学家。代表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与胡绳武教授合著)、《二十世纪中国史纲》《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等;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陈云传》等中共领袖传记。

### 少年求学与投身革命

1930年12月,金冲及出生于上海。中学时期,他在历史课上取得高分。高中毕业时,金冲及面临着一重要的人生抉择:是选择就业机会多的化工系,还是选择自己钟爱却较难找工作的历史系?他最终坚定地选择了复旦大学史地系。

入学后,这个有正义感的年轻人全身心投入到爱国民主运动中。也是在这一时期,金冲及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党的理论,并在1948年初秘密加入了党组织。8月,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扰乱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并通缉金冲及。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被秘密地安全转移。

上海解放后,金冲及重新回到复旦大学,作为学生代表担任了校务委员会常委、校学

生会主席等,并在历史学领域继续深入探索。

### 挑起中国近代史学科大梁

1951年,金冲及毕业后留校工作,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教务处副主任、教学科学部副主任等职。1952年,恰逢全国院系调整,教育部规定大学历史要把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历史时期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范围来设置课程。1953年起,金冲及与胡绳武开始在复旦大学给学生讲“中国近代史”。1960年起,他又陆续带过5个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研究生”),为新中国培养了首批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人员。

1954年2月,《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了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文章提出了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作为近代中国历史的划分。当时,金冲及大胆提出

不同看法:应把“社会经济(生产方式)的表征和阶级斗争的表征”结合起来考察。1955年春节,金冲及用一整天的时间写出《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引起了史学界的重视,开启了他的学术生涯。

### 知天命之年为伟人立传

1981年,金冲及由文化部借调到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参与《周恩来传》的编写工作。1984年,他担任研究室副主任,1991年任常务副主任,直至2004年离休。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保存着大量党史资料,特别是主要领导人的原始资料,这大大开拓了金冲及的治史空间,而胡乔木、胡绳等老一辈党史理论家的耳提面命,更使他受益匪浅。他全身心浸泡在浩如烟海的原始档案中。三十几年中,金冲及主编、共同主编



了多部伟人传记。

编写《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时,75岁的金冲及不会用电脑打字,仍花费了近3年时间,坚持用笔一字一字写下这部120万字的著作。

2008年5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主席团会议选举金冲及教授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他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2023年8月因病住院前,金冲及仍完成了《乔冠华谈周恩来和新中国外交》一书的编辑整理工作。

金冲及始终记得身为一个历史学人的初心:“路是人一步步走出来的。就像一场接力跑,前人到达的地方,就是后人继续前进的出发点。”

(据“复旦大学”微信公众号 殷梦昊 等/文)

## 单士元:我在故宫七十年

### 拟将皇宫改为博物院

我是老北京人,先祖是在明朝随扫北大军而来,后定居北京的。我生于1907年,儿时读私塾“三百千千”,就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一类的启蒙读物。1924年夏秋我通过考试升入北京大学史学系。

1924年11月5日,控制北京政局的冯玉祥将军发动“北京政变”,将溥仪驱逐出宫……当时国务院发出一电告知修正优待条件情形,随之又发一电说明将来利用宫殿文物筹办博物院的意见等,这是将皇宫改为博物院最早的设想。

### 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

清室善后委员会是公开的组织,有委员长一人,委员十四人,委员长推选任常务委员五人,并有监察员六人,国务院下属的各部派二三人作为委员的助理……由于我在史学系,教授给的研习课题又是明清史,所以当年经教授和善委会批准,我得有机缘在1924年底进入清室善后委员会。

单士元(1907—1998),故宫博物院前院长,著名明清史、档案史和古建筑专家,系一位“国宝”级学者。单士元回顾其在故宫工作的70余年时说:“我这一生看过五种旗帜在故宫飘扬:大清的龙旗,共和的五色旗,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日本的膏药旗,还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本文节选自单士元所著《从紫禁城到故宫——营建、艺术、史事》(文津出版社2024年11月出版)。

初进清宫,是1925年的一二月份,时正隆冬季节。进得宫禁,其凄凉之状跃然入目,每到一院落都是蓬蒿满地,高与人齐,吾辈青年手持铁镐、镰刀为点查的政府官员、教授开路。步入冷宫,寒气袭人,又无炉火,两足站地三至四小时痛如刀刺。我在善委会里是一名书记员,负责登记挂签之役……不仅如此,我要身穿特制无口袋的工作服,还以白布带系紧袖口,使双手无处可藏,此乃以预防发生偷盗之事也。

我进入善委会工作的同时仍在北大读书……当时北大诸教授如陈垣、沈兼士、沈尹默、

马衡、伦明、马裕藻、朱希祖等均提携我,并同意我半工半读。

### “溥仪出宫,单老进宫”

那时是各路军阀割据的政局,执政府经常变换,强者进,弱者出,当政者无不想控制故宫,而逊清室遗老也不甘心退出他们世代盘踞的皇宫禁地。因此,上述各种势力围绕着清室善后委员会展开激烈斗争。从善委会领导者到一般执事人员,却是面临多方面的艰困与时时处于被扼杀之危险境地,但仍一方面积极点查清宫文物,一方面为了让全国人民早日知道神秘的封建皇宫是什么样子——我记得初入善委会时



## 假如给我三天黑暗

周春梅

平时用眼很多。有时候会担心,如果失明了,该怎么办?

跳到脑子里的第一个问题很可笑,竟然是该怎么画我那疏淡的眉毛。家人笑话我说:“你都看不见了,还画给谁看?”我说:“本来就是画给别人看的呀,又不是自己看。”

不画眉毛当然没关系。但日常生活该怎么办?我闭上眼睛在家里尝试练习。从床上坐起来,用脚摸索到拖鞋。用手扶着床、橱柜、门、墙壁,直到卫生间的洗手池,打开

前段时间,我遇见一个很厉害的驯马师。他是个新疆小伙,从小爱马,后来跟着一个马术大师学习,慢慢开始经营自己的马场。

他带着我骑了一圈马。讲起驯马,他说:“陈老师,你知道吗?其实驯马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打压式。为了追求效率,现在很多驯马师都是这么驯马的。有时候两三个小时就能驯好一匹马。这种方式,就是让马害怕。如果这匹马不听话,他们就会使劲拉它、惩罚它,甚至打它。慢慢地,马就服从了。这样驯出来的马,也能骑,可是不能发挥它们真正的潜力。”

“另一种驯马方式,是沟通式。这是我用的方法。我驯一匹马,需要很长时间,有时甚至需要几个月。我会给马定一些规范。马做得好,我会奖励它,马若反抗,我也不会强压,而是去了解它为什么不接受,然后安抚它,耐心地跟它沟通,直到它信任我、接受我,才算驯好了。”

说到这里,我们正好经过一条河。他指着前面的河说:“用打压的方式驯出来的马,平时也会听命令,可是真遇到危险,比如要过前面这样的河时,你让它冲过去,它是不会冲的。真把它逼急了,它会抛下你不顾。但用我这种沟通方式驯出来的马,你骑着它,即便它明知道有危险,还是会不管不顾地往前冲。它信任你,知道你不会无缘无故地让它冒险,就能突破它的天性,完全听命于你。这种差异在平时不太能看出来,但在生死关头,却能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我觉得他讲的不只是马,也是一种更普遍的关系。父母和孩子,丈夫和妻子,咨询师和来访者,我们和自己,哪种关系不是这样?

(摘自《读者》)



真知见

水龙头,触摸到清凉的水。虽然一路磕磕绊绊,但好像还不算难。不过如果要给自己做一顿早餐,哪怕只是煎一个鸡蛋,热一杯牛奶,我都完全没有信心。

出门。我闭上眼睛,下一段楼梯。手扶着栏杆,一层厚厚的灰。我的脚摸索往下,一级,一级,又一级,终于到了楼梯拐角处的平地——一共九级。再下一段,又是九级。最

后一段,十三级。明天如果再走楼梯,会好些了吧。

到了楼下,才发现真正的挑战刚刚开始。我闭上眼睛往前走,立刻有一种头重脚轻的失衡感。觉得自己走的是直线,但才几步,脚已经触到了障碍物,睁开眼一看,是路边的牙石,旁边就是草地了。

记得初读海伦·凯勒的名篇《假如给我三天光明》,我就

想,“假如给我三天黑暗”,会不会让我对拥有光明的每一天都倍加珍惜呢?今天的我,加起来也只是尝试了几分钟,就已经意识到光明如此重要了。但毕竟只是“假如”,我随时可以睁开眼睛,“体验”式的游戏就能结束。盲人朋友如果知道我这些尝试,恐怕会觉得很有趣甚至做作吧。他们日常生活的每一天,都是在如此真切厚重的黑暗中。如果必须承受那样的命运,我究竟会怎么样?

到时候才知道。  
(摘自《新周报》)

我的一位老同事、曾经的校教导主任过世了,老伴儿得知后感到很意外,很惋惜,说:“这老师倒不讨人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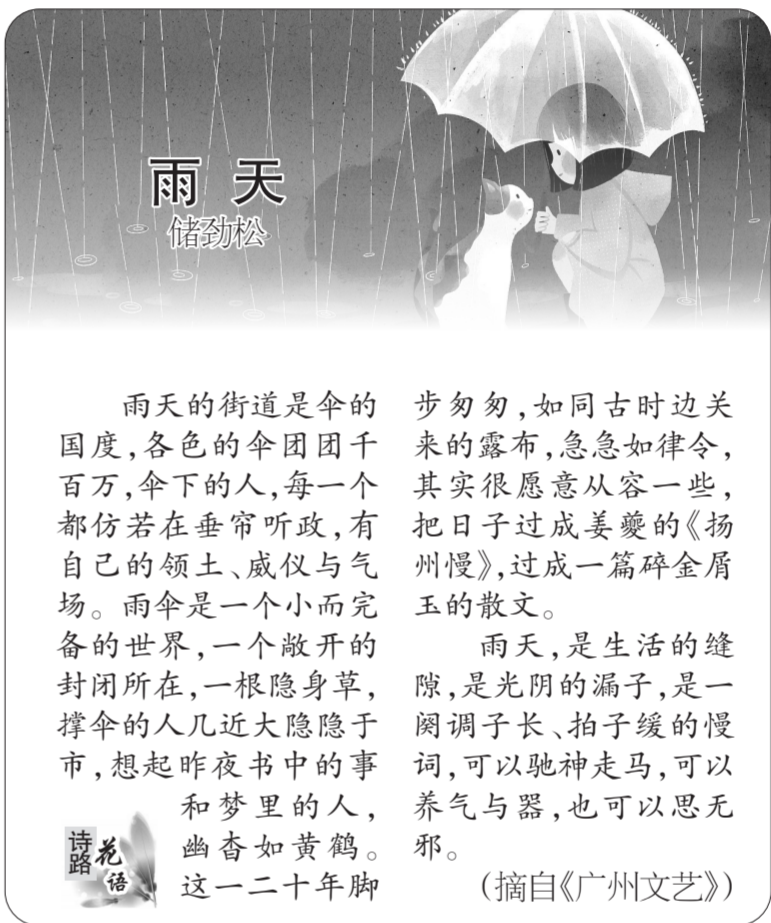
我知道,老伴儿的意思是说,这位老师不多说少道,不搬弄是非,善解人意,处事低调,不张扬,当“官”以后没有架子,有什么事爱跟老师们商量……

《礼记·坊记》云“使民无嫌”,郑玄注:“嫌,嫌疑也。”一个人的言行不要给他人造成混淆或误解、矛盾,大家在一起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平常人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波澜壮阔的壮举,当他离开人世时,能得到“不讨人嫌”的赞许就算可以了吧。

(摘自《今晚报》)

不讨人嫌 韩铁铮



雨天

储劲松

雨天的街道是伞的国度,各色伞团团百万,伞下的人,每一个都仿若在垂帘听政,有自己的领土、威仪与气场。雨伞是一个小而完备的世界,一个敞开的封闭所在,一根隐身草,撑伞的人几近大隐隐于市,想起昨夜书中的事

和梦里的人,幽香如黄鹤。这一二十年脚步匆匆,如同古时边关来的露布,急急如律令,其实很愿意从容一些,把日子过成姜夔的《扬州慢》,过成一篇碎金屑玉的散文。

雨天,是生活的缝隙,是光阴的漏子,是一阙调子长、拍子缓的慢词,可以驰神走马,可以养气与器,也可以思无邪。

(摘自《广州文艺》)

## 城市黄昏

廖双初



独自到市里出差,黄昏时,我上街吃饭。黄昏的街头车水马龙,许多人行色匆匆。这样的时侯,有的人急着要去上夜班,有的人要快点回家给孩子做饭,有的人兴冲冲要去与情人约会,还有人要去赶各种形式的娱乐活动……

放眼望去,被高楼所裹挟的街道有些狭窄,不知疲倦的汽车来回穿梭。在城市,各种事物犬牙交错,密度如此之高,有时真让人感觉有点喘不过气来。于是就想:人要在这样的环境里生存实在是不容易的,而要找一处真正属于自己的地盘就更不易了。我的心倏忽间感到一阵难受,一股莫名的惆怅很快向周身散开去……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城市总是人流、物流、资金流

拔。走在城市的黄昏,一些期冀油然而生。世界上无数的城市之前也许是田间阡陌,也许是柳岸清波,甚至还有可能是不毛之地,乃因聚居者增多而自成一方天地。生活在这里的人,一开始都古道热肠、朴素如璞玉,只不过随着陌生同类的纷至沓来,交往面扩大,抑或也有过一些教训,才变得谨小慎微,以至多出些心眼来。因此,从人性的角度出发,我是主张城市返璞归真的,让人与人之间多一些天然质朴、少一些掩饰虚伪,少一些冷淡麻木,多一些团结合作、少一些防范隔膜,让城市的热岛效应更多地体现为人的热情洋溢与升华,让城市的土地永远温馨可人。  
(摘自《湖南工人报》)



人间烟火